

新斋小语

孙明君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新斋小语

孙明君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斋小语 / 孙明君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48-7808-4

I. ①新… II. ①孙…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962号

新斋小语

孙明君 著

选题策划: 卢欣欣

责任编辑: 梁瑞霞

张 雯

装帧设计: 曾晶晶

责任校对: 王淑玲

出版发行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 450002

电话: 0371-6578869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6开

印 张 29.25

字 数 386千字

定 价 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诗词鉴赏

天下意识的投射

——曹操《观沧海》赏析 / 3

生命意义的追寻

——曹丕《大墙上蒿行》赏析 / 7

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

——陆机《日出东南隅行》 / 12

挣扎在仕与隐之间的痛苦灵魂

——陶渊明《杂诗》其二 / 16

追忆与惘然

——李商隐《锦瑟》 / 20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 / 24

志士的肝胆与襟怀

——谭嗣同《狱中题壁》 / 28

文献考辨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 33

《青青陵上柏》中的宫阙 / 42

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 / 48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作年臆度 / 55

兰亭雅集与会人员考辨 / 61

庾信《哀江南赋》作年辨正 / 66

研究综述

老子其人其书 / 75

《老子》版本说略 / 81

历代《老子》研究举隅 / 88

历代《庄子》研究举隅 / 97

建安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 108

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曹操研究综述（1949 ~ 1994） / 116

文学史领域曹操研究综述（1949 ~ 1994） / 126

曹丕研究综述（1949 ~ 1994） / 134

曹植研究综述（1949 ~ 1994） / 141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综述 / 151

《兰亭序文》真伪争辩之述评 / 158

文士生平

荀彧之死 / 169

山水诗人谢灵运 / 176

元嘉诗人颜延之 / 189

风流领袖谢庄 / 196

沈约与萧衍 / 203

永明诗人谢朓 / 212

陈叔宝的一生 / 219

隋炀帝的人生轨迹 / 227

权臣诗人杨素 / 236

文学史漫话

“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异 / 247

古代友情诗探论 / 257
汉晋士族及其发展历程 / 268
两晋士族文学之特征 / 277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中的士族意识 / 300
南北朝贵族文学的类型 / 311
陆机与陶渊明仕宦体验之比较 / 319
刘勰的书信观 / 332
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士族特色 / 338
酒与魏晋咏怀诗 / 349

学术大家

关西孔子霍松林 / 365
追思陈贻焮先生 / 369
冈村繁先生印象 / 374
怀念章培恒先生 / 383

其他

天人合一与古代诗歌情感 / 391
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 / 403
怎样读建安七子诗 / 413
《颜氏家训》简介 / 419
孝道浅说 / 426
当代文学研究的盲区：流行歌曲歌词 / 431
古典文学的边缘化 / 443
江瑞芝诗集《蝉鸣小草》读后感 / 449

后记 / 455

诗词鉴赏



天下意识的投射

——曹操《观沧海》赏析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作于建安十二年（207）。此前，经过多年浴血奋战，曹操生擒吕布、招降张绣、消灭袁绍、征讨高干，取得了辉煌成就。是年，曹操北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武帝纪》），铲除了袁氏集团的残余势力。至此，整个北方地区已掌握于曹操手中（辽东的公孙康和关西的马腾、韩遂亦在名义上归附了曹操）。当此之时，如果能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征服南方的割据势力，就可望平息战乱，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在这种政治军事情势下，曹操于凯旋途中登上碣石山，眺望大海，心潮澎湃，写下了具有“吞吐宇宙气象”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点题直起。以下按照历时性进程，分写诗人所“观”到的三种境界。诗人首先看到：“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海水浩淼无垠，动荡不已；海岛挺拔雄伟，巍然屹立；草木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整个画面展现出大自然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继而出现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壮观场面。我国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秋天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侵，渤海湾地区常有强劲海风。诗人看见秋风动地而来，掀起滔天巨波，

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后来，狂风渐弱，大海又恢复了平静。诗人看到了奇景：鲜红的太阳和皎洁的明月的出入升降似乎是由于大海的吞吐；灿烂的星河映满大海，仿佛嵌在大海的胸中。大海具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啊！在诗人眼中充满生机、具有雄壮气势和宽广胸怀的大海，正是曹操天下意识的外化。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与天下意识相对的有宇宙意识、逍遥意识、宗教意识等不同的类型。其中，逍遥意识与宗教意识是山水诗的主流，其例不胜枚举。真正表现天下意识与宇宙意识的佳作却数量不多。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可视为宇宙意识的代表。这首《观沧海》则属于典型的天下意识类型，它集中体现了天下意识类山水诗的主要特征。

天下意识类山水诗的首要特征是以大为美，具有阳刚之气和崇高之质。同时，天下意识的大美指向社会政治功业，蕴含着一定的伦理道德精神。大美当然不是原始儒家的专利，先秦道家亦以大为美，而且在后人心目中后者更倾心于自然大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讴歌大海的作品是《庄子·秋水》。庄子通过大海领悟出自然的伟大、宇宙的无穷，这是典型的道家宇宙意识的流泻，这种宇宙意识不具备道德精神的意蕴，不具备政治功业色彩。与此相反，在孔孟看来，唯有济世拯民之功业才是最壮观的美。古人说曹操诗歌具有霸气，其实所谓霸气，正是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流露。曹操通过观沧海所体悟出的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境界，是含纳万物、吞吐日月的英雄胸襟，具有激越昂扬、刚健挺拔的阳刚之气。

天下意识类山水诗的另一特征是涵摄着忧患意识。曹操诗歌感情沉恻，强烈表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王夫之评此诗说：“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船山古诗评选》卷一）愁在萧瑟的秋风里，愁在涌动的洪波上，愁在日月星汉中，愁如大海。当诗人注目大海，

将自己与大海融为一体时，他深沉的忧患并未消散。他将自己满腹的忧患投射向大海天空，于是忧患便充塞了四方八极。有大怀抱者必有大忧患，有大忧患者必有大怀抱，自古皆然。

在生命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天下意识者始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而不是以人入天，将生命个体物化为审美对象。这是天下意识类山水诗与其他类型山水诗之间最根本的区别。逍遥境界与宗教境界以山水作为人生旅途上的避风港和精神上的慰安所，当诗人陶醉于山水之时，山水给诗人以审美的心灵的愉悦。庄子曰：“山林欻，皋壤欻，使我欣欣然而乐欻。”（《知北游》）正是这种心理体验。这时，诗人往往把自己物化为审美对象，消融于审美对象，并不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柳宗元认为此类诗人中“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送僧浩初序》）。王维诗云：“山林吾丧我……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山中示弟》）“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二）即是典型的忘我境界。而天下意识在把握审美对象之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它所同形同构的乃是大自然所具有的刚、直、健、大、生动、向上等正面品格，此种品格与天下意识具有同一性。所以，曹操观望大海之时，看到的乃是充满生机、充满气势、具有广阔胸襟的大海。正因为这样，诗人面对浩瀚的大海绝无恐惧之感，绝不因审美对象的崇高而否定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与其说曹操把自己外化为大海，不如说他把大海内化为曹操。虽说这也是天人合一，但并非道家（庄子）的以人入天，而是以天入人，保持了人的独立性。

最后，具有强烈天下意识的山水诗人往往不屑于对自然山水进行精雕细琢、描光绘影。英雄的气概、壮士的胸怀更适宜用如椽巨笔，大笔挥洒。曾国藩《日记八则》云：“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极是。曹操诗歌大都是喷薄出之，具有气豪力坚、博大雄深的特质。方东树云：“大

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卷二）这首《观沧海》亦不例外，它并不着力描绘大海的外在形貌，而旨在捕捉大海的内在性格，表现大海的内在力度。它以粗疏简练的笔法、质朴明快的文字勾勒出雄浑而阔大的意境，再现出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度。曹子桓、曹子建兄弟及邺下诸子也有许多写景之作，其胸襟气度皆在曹公之下。晋宋山水诗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物色》），词藻日丽，雕饰日甚，进一步失落了曹操山水诗的精神。曹操《观沧海》一诗所照射而出的，正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志在一统神州，再造太平盛世的精神风貌。

（原刊于《文史知识》1996年2期）

生命意义的追寻

——曹丕《大墙上蒿行》赏析

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茆！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鼯温暖，夏当服绮罗轻凉。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不及君少壮之时，乘坚车，策肥马良。上有沧浪之天，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遨游，从君所喜？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卬？悲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如秋霜。蛟犀标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吴之辟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曾不如君剑良，绮难忘。冠青云之崔嵬，纤罗为缨，饰以翠翰，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宋之章甫，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曹丕的长篇乐府《大墙上蒿行》细致地表现出他不安于物质享乐、执着探求人生真谛的思绪。古人对《大墙上蒿行》的题旨有两种说法。

陈祚明云：“大墙上生蒿，荣华无久时，以比人生寿命不得长，乃反极陈为乐快意。”（《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朱乾曰：“劝驾也。墙上生蒿，隐士之居。……汉祖云：‘有能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正此意。……按：时管宁在辽，三十七年，魏文征之，乃浮海西归，以为太中大夫，不受。诗当为宁作也。”（《乐府正义》卷八）朱说影响尤大，一度几为定论。汉末隐士管宁一生渊雅怀贞，清高淡泊，要征召此类高士，断不可以纵情声乐为诱饵。且诗中所陈之服饰、佩戴、宫室、女乐、酒食等极尽人间荣华富贵，似非宜于人臣所享。据此，招隐士说应予否定。陈氏之见，庶几得之，然亦有可商兑处。本文认为：此诗通过四时的驱驰，生命的易变易逝，抒发了诗人对于生命意识的体认，再现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所谓“为乐快意”之生理享乐并没有消解诗人生命的苦痛。陈氏之失，正在于忽略了这关键之处。

“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诗一开篇先给人以阳春时节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透出一片勃勃生机。紧承而来的却是秋风忽起，树木凋落，一派萧瑟悲凉。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第一声悲叹之后，悲秋日渐成为一种中国文人的运思定势和心理积淀，凝结为一种“悲秋”情结。在这一历时性衍变中，曹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燕歌行》二首开千古秋思妙境，他的《杂诗》《寡妇诗》等无不深化了悲秋意绪。在这首《大墙上蒿行》里，因为有了与阳春的对比，秋天之冷落尤为显豁。首二句只是着眼于自然景物，无一语写人，然人之感触已尽融其中。“中心独立一何茕”转而写人。斯人面对草木盛衰，春秋代序，充满了孤独惆怅之情。“四时舍我驱驰，令我隐约欲何为？”此是全篇的重心，四时变更本是自然规律，今“舍我”二字嵌入其间，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四时“舍”我，“我”的生命不只是短促的，而且是被抛掷、被遗弃、被忽略的。诗人意识到：在永恒的宇宙中，

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宇宙的精华，人只是来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的普通一物。“隐约”或解释为“隐居”，非然也。隐，忧伤也。《诗·邶风·柏舟》曰：“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毛传曰：“隐，痛也。”孔颖达疏曰：“如人有痛疾之忧，言忧之甚也。”约，缠束，捆绑。隐约即今日所说的忧患感。“欲何为”一面显示忧患之深切，一面暗示自己的忧患实质上于事无补，因为人力奈何不了自然规律。诗人在《善哉行》写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陈祚明云：“‘忧来无方’言忧始深。意中有一事可忧，便能举以示人，忧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忧，戚戚自知，究乃并己不知其何故，耳触目接，无非感伤，是之谓‘无方’。”（《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这里流泻的不能示人之忧实即诗人的生命悲剧意识。“忧来无方”“多忧何为”正与“今我隐约欲何为”出自同一机杼。

“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这几句并不是对上文的重复，前面突显的是生命的短促感、被弃置感，此处则重在表现生命的偶然性。人只是在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偶然抛到了这个世界，又将会在另一个偶然的时间另一个偶然的地点离开世界，一如落在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苏轼“飞鸿雪泥”之感当与此相关。“我今隐约欲何为”再度强化了诗歌的主旋律。

下文极写“佩服之美，宫室、女乐、酒醴之盛”以及诗人的内心感受。冬日有温暖的貂裘，夏日有轻凉的绮罗，但衣饰之美并不能使诗人幸福，“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再一度回应主旋律。从少小时就过着“恣意遨游，从君所喜”的生活，这显然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在豪奢生活中突出写了一剑一冠。其剑“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如秋霜。駮犀标首，玉琢中央”，“吴之辟间，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曾不如君剑良”。其冠“青云之崔嵬，纤罗为纓，饰以翠翰，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宋之章甫，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

这一剑一冠的精美将诗人的物质享乐的情状和盘托出。接着诗人又描摹自己一日之内的享乐，“金铺”“玉堂”写环境，“奏桓瑟”等句具体写声色之乐。“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数句是享乐生活的高潮和结局，诗人肯定了享乐生活是人生的乐事，且此乐是不可忘的，是乐之不尽的。如此，诗人似乎已找到了身心的归宿，找到了安抚生活苦痛的良方。“身体所服”“口腹所尝”也确是凡夫俗子们追求的终点。汉末魏晋时代，许多士人在体认到汉代伦理教化、鬼神迷信、谶纬神学、烦琐经术的虚伪之后，在领悟到“生年不满百”之后，常常选择尽情享乐以增加生命的密度。《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是这样，受《列子·杨朱》思想影响的放达派更是这样。如果曹丕只沉湎于生理的享乐之中而不肯自拔，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声色之徒。“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又一度奏响主旋律。诗人明确告诉我们：在享乐生活之中，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悲苦，这实质上又否定了享乐生活。他的痛苦又周而复始，他的挣扎又周而复始。生命的价值何在？生命的自由何在？他依然惘然不解。前面描述的“不可忘，乐未央”之享乐，与其说使诗人得以解脱，倒不如说使诗人获得了暂时的麻醉。麻醉越深，清醒后的失望越剧烈，对痛苦的感受越深切。

曹丕不同于颓废派，不同于纨绔子弟，他没有在轻歌曼舞、美酒佳肴中沉醉，他没有失去理性的思索。虽然，他没有找到生命的归宿，没有得到身心的自由，他始终处于迷惘、痛苦之中，但他的追寻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生命的价值正体现于永不停歇的追求之中。这种在积极求索中产生的困惑、迷惘、伤感，与消极颓废者有质的区别。简言之，前者是一种哲学的领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人性的沦丧，是人格的扭曲。

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成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此语揭示此诗在乐府诗歌史

上的重要位置甚明。全诗长达 75 句，三言、四言、五言……句式参差使用，文势飞舞生动，描叙跌宕多变，风格自由奔放，情感沉恻曲折，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布局方面亦颇见匠心。一是“今我隐约欲何为”“我今隐约欲何为”“我将欲何为”“何为自苦，使我心悲”等问句的穿插、反复，增强了诗歌的气势，突显了诗歌的主旋律。二是铺叙详略得当。写感官享乐生活时只着眼于一剑一冠，余皆略写。“取致不欲寻常，将人所不加意者，偏为着意，所谓于闲处点染。然冠及剑若此，则衣食声色甚美可知。后人排比之笔即能于闲处点染，将衣食声色或并在前，或并在后，则文气亦板。今偏疏疏落落散缀前后，何等变宕！……诗家长篇定须得此结构方妙。”（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三是结尾紧凑，无拖泥带水之弊。“‘为乐常苦迟’以下，一篇正意，却只用数语结之。盖长篇常患散漫繁冗，冗则卑，故结处最宜坚峭。”（同上）显然，诗人在运用汉乐府这一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时，大胆地引赋入诗，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大赋铺陈排比的手法而又加以革新，从而将诗人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挣扎、思索与迷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如此深入剖析士人内心世界，探索人生奥秘，寻求生命归宿的诗篇是极为罕见的，无疑，曹丕《大墙上蒿行》的主题取向和艺术手法都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

（原刊于《古典文学知识》1996 年 2 期）